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(一)

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

冰心作品集

一九三三年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1933 年作品集

冰 心 著

目　录

1933 年
我们太太的客厅 …… (2)
《娜拉的出路》序 …… (29)
冬儿姑娘 …… (31)

1933 年

我们太太的客厅

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，温煦而光明。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。所谓太太的客厅，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，不过客人们少在那里聚会，从略。

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，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“沙龙”的主人。当时当地的艺术家，诗人，以及一切人等，每逢清闲的下午，想喝一杯浓茶，或咖啡，想抽几根好烟，想坐坐温软的沙发，想见见朋友，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，陪着他们谈笑，便不须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，走路或坐车，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。在这里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想望的一切。

正对着客厅的门，是一个半圆式的廊庑，上半截满嵌着玻璃，挂着淡黄色的软纱帘子。窗外正开着深紫色的一树丁香，窗内挂着一只铜丝笼子，关着一只玲珑跳唱的金丝雀。阳光从紫云中穿着淡黄纱浪进

来，清脆的鸟声在中间流啭，屋子的一切，便好似蒙在鲛鲛之中的那般波动，软艳！窗下放着一个小小书桌，桌前一张转椅，桌上一大片厚玻璃，罩着一张我们太太自己画的花鸟。此外桌上就是一只大墨碗，白磁笔筒插着几管笔，旁边放着几卷白纸。

墙上疏疏落落的挂着几个镜框子，大多数的倒都是我们太太自己的画像和照片。无疑的，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，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！相片中就有几张是青春时代的留痕。有一张正对着沙发，客人一坐下就会对着凝睇的，活人一般大小，几乎盖满半壁，是我们的太太，斜坐在层阶之上，回眸含笑，阶旁横伸出一大枝桃花，鬓云，眼波，巾痕，衣褶，无一处不表现出处女的娇情。我们的太太说，这是由一张六寸的小影放大的，那时她还是个中学生。书架子上立着一个法国雕刻家替我们的太太刻的半身小石像，斜着身子，微侧着头。对面一个椭圆形的镜框，正嵌着一个椭圆形的脸，横波入鬓，眉尖若蹙，使人一看到，就会想起“长眉满镜愁”的诗句。书架旁边还有我们的太太同她小女儿的一张画像，四只大小的玉臂互相抱着颈项，一样的笑靥，一样的眼神，也会使人想起一幅欧洲名画。此外还有戏装的，新娘装的种种照片，都是太太一个人的——我们的太太是很少同先生一块儿照相，至少是我们没

有看见。我们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，他在客人的眼中，至少是猥琐，是市俗。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，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，不抽一口厌烦的气？

北墙中间是壁炉，左右两边上段是短窗，窗下是一溜儿矮书架子，上面整齐的排着精装的小本外国诗文集。有一套黄皮金字的，远看以为定是莎翁全集；近看却是汤姆司·哈代。我们的太太嗤的一声笑了，说："莎士比亚，这个旧人，谁耐烦看那些个！"问的人脸红了。旁边几本是 E. E. Cummings 的诗，和 Aldous Huxley 的小说，问的人简直没有听见过这几个名字，也不敢再往下看。

南边是法国式长窗，上下紧绷着淡黄纱帘。——纱外隐约看见小院中一棵新吐绿芽的垂场柳，柳丝垂满院中。树下围着几块山石，石缝里长着些小花，正在含苞。窗前一张圆花青双丝葛蒙着的大沙发，后面立着一盏黄绸带穗的大灯。旁边一个红木架子支的大铜盘，盘上摆着茶具。盘侧还有一个尖塔似的小架子，上下大小的盘子，盛着各色的细点。

地上是"皇宫花园"式的繁花细叶的毯子。中间放着一个很矮的大圆桌，桌上供着一大碗枝叶横斜的黄寿丹。四围搁着三四只小凳子，六七个软垫子，是预备给这些艺术家诗人坐卧的。

我们的太太从门外翩然的进来了，脚尖点地时是那般轻，右手还忙着扣领下的衣纽。她身上穿的是浅绿色素绉绸的长夹衣，沿着三道一分半宽的墨绿色缎边，翡翠扣子，下面是肉色袜子，黄麂皮高跟鞋。头发从额中软软的分开，半掩着耳轮，轻轻的拢到颈后，挽着一个椎结。衣袖很短，臂光莹然。右臂上抹着一只翡翠镯子，左手无名指上重叠的戴着一只钻戒，一只绿玉戒指。脸上是午睡乍醒的完满欣悦的神情，眼波欲滴，只是年光已在她眼圈边画上一道淡淡的黑圈，双颊褪红，庞儿不如照片上那么丰满，腰肢也不如十年前“二九年华”时的那般软款了！

我们的太太四下里看着，口里唤着 Daisy，外面便走进一个十七八的丫头，浓眉大眼的，面色倒很白，双颊也很红润——客人们谈话里也短不了提到我们的 Daisy。当客厅中大家闭目凝神的舒适的坐着，听着诗人们诵着长诗的时候，Daisy 从外面轻轻的进来，黑皮高跟鞋，黑丝袜子，身上是黑绸子衣裙，硬白的领和袖，前襟系着雪白的围裙，剪的崭齐的又黑又厚的头发，低眉垂目的，捧进一炉香，或是一只药碗，轻轻的放在桌上，或是倚着椅背，俯在太太耳边，低低的说一两句话，太太抬头微微的一笑，这些情景也时常使这听诗的人，暂时，完全的把耳边的诗

句放走。

Daisy是我们太太赠嫁的丫鬟。我们的太太虽然很喜欢谈女权，痛骂人口的买卖，而对于“菊花”的赠嫁，并不曾表示拒绝。菊花是Daisy的原名，太太嫌它俗气，便改口叫Daisy，而Daisy自改了今名之后，也渐渐的会说几句英语，有新到北平的欧美艺术家，来拜访或用电话来约会我们的太太的时候，Daisy也会极其温恭的清脆的问：“Mrs. is in bed，can I take any mes—sage?”① ——

太太说：“你看你还不换衣裳去！把彬彬的衣裳也换好，回头客人来了，把她带到这里来喝茶。”Daisy答应了一声，向后走了。

——彬彬就是画上抱着我们太太的颈项的女儿。她生在意大利。我们的太太和先生的蜜月旅行，几乎延长到两年。我们的先生是银行家，有的是钱，为着要博娇妻的欢心，我们的先生在旅途中到处逗留，并不敢提起回国的话，虽然他对于太太所欣赏的一切，毫不感觉兴味。我们的太太在种种集会游宴之中，和人们兴高采烈的谈论争执着，先生只在旁木然的静听，往往倦到入睡。我们太太娇嗔的眼波，也每

① 英语：“太太还没起，我能不能给您带个话？”——作者原注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每把他从曚昽中惊醒，茫然四顾，引得人们有时失笑。我们的太太这时真悔极了，若不是因为种种的舒服和方便，也许他就不再是我们的先生了！但是丈夫终久不比情人，种种的舒服和方便，对于我们的太太，也有极大的好处。这些小小的露丑，太太对着她最忠诚的爱慕者虽然常常怨抑的细诉着，而在大庭广众之间，也只是以漠然的苦笑了之。

彬彬未生的时候，我们的太太怀着一百分恐惧的心，怕她长的像父亲。等到她生了下来，竟是个具体而微的母亲！我们的太太真是喜到不可形容，因着抚养的种种烦难。便赶紧带她回到中国来。

无怪她母亲逢人便夸说她带来了意大利山水的神秀，彬彬有着长长的眉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子，小小的嘴。虽然也有着几分父亲的木讷，而五岁的年纪，彬彬已很会宛转作态了。可惜的是我们的太太是个独女，一生惯做舞台中心的人物，她虽然极爱彬彬，而彬彬始终只站在配角的地位。

三麻子扮关公，打着红脸，威风凛凛。跟前的那个小马童，便永远穿起绿褂子来配衬关公。关公的靴尖微微的一抬，那马童便会在关公前一连翻起十来个筋斗。我们的彬彬，便是那个小马童——

远远的门铃响了几声，接着外院橐橐的皮鞋声，

Daisy 在小院里扬声说："陶先生到。"一面开着门，侧着身子，把客人往里让。

太太已又在壁角镜子里照了一照，回身便半卧在沙发上，臂肘倚着靠手，两腿平放在一边，微笑着抬头，这种姿势，又使人想起一幅欧洲的名画。

——陶先生是个科学家。和大多数科学家一般，在众人中间不大会说话，尤其是在女人面前，总是很局促，很缄默。他和我们的太太是世交，我们的太太在"二八芳龄"的时候，陶先生刚有十二三岁，因着新年堂前的一揖，陶先生脑中，就永远洗不去这个流动的影子。我们的太太自然不畏避男人，而陶先生却不会利用多如树叶的机会。见了面只讷讷的涨红着脸，趁着我们的太太在人丛中谈笑，他便躲坐在屋角，静默的领略我们太太举止言笑的一切。我们的太太是始而嘲笑，终而鄙夷，对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话。近来她渐渐感到青春之消逝，而陶先生之忠诚如昨，在众人未到之先，我们的太太对于陶先生也另加青眼了——

太太笑说："你找个地方坐下，试验作的如何了？还在提倡科学救国罢？"陶先生仍旧踧踖的含糊的答应了一声，帽子放在膝上，很端正的坐在屋角的一张圈椅里。他的心微微的跳着，在恐惧欢喜这独对的一刹那。

看他依旧说不上话来，我们的太太又好笑又觉得索然，微吁了一口气，懒懒的站起。彬彬已从门外跳了进来，一头的黑发散垂着，浅绿色的衣服，上面穿着细白绒衣，线绿边的白袜子，黑漆皮鞋。杉彬衣服的绿色，是正在我们太太的衣服和镯子颜色中间的一种色调，Daisy 是懂得以太太的衣服为标准而打扮彬彬的。

看见彬彬进来，陶先生似乎舒畅了许多，赶紧站起过来拉住彬彬的手。太太又懒懒的坐下，掠一掠头发说："彬彬，你同陶叔叔玩罢。陶叔叔整天研究化学，你问他猪肝和菠菜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维他命 ABCD？平常妈妈劝你吃这些个，你总不听……"

外面 Daisy 又扬声说："袁小姐到。"我们的太太笑盈盈的站了起来。

——袁小姐是个画家，又是个诗人，是我们太太的唯一女友，也是这"沙龙"中的唯一女客人。当时当地的画家女诗人当然不止袁小姐一个，而被我们的太太所赏识而极口称扬的却只有她一人！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，却并不喜欢女人。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，特别的琐碎，特别的小方。而不守旧，不琐碎，不小方的如袁小姐以外的女画家，诗人，却都多数不在我们太太的眼里，全数不在我们太

太的嘴里，虽然有极少数是在我们太太的心里。

我们的太太说，只有女人看女人能够看到透骨，所以许多女人的弱点，在我们太太口里，都能描画得淋漓尽致，而袁小姐却从来没受过我们太太的批评。我们的太太在客人前极口替她揄扬，辩护，说她自然，豪爽，她自有她真正的美！

有人推测着说我们的太太喜欢袁女士有几种原因：第一种是因为我们的太太说一个女人没有女朋友，究竟不是健全的心理现象。而且在游园赴宴之间，只在男人丛里谈笑风生，远远看见别的女人们在交头耳语，年轻时虽以之自傲，而近年来却觉得不很舒服。第二是因为物以相衬而益彰，我们的太太和袁小姐是互相衬托的，两个人站在一起，袁小姐的臃肿，显得我们的太太越苗条；我们太太的莹白，显得袁小姐越黧黑。这在“沙龙”客人的眼中，自然很丰富的含着艺术的意味。第三因为友谊本是相互的感情，袁小姐对于我们的太太是一见倾心，说我们的太太浑身都是曲线，是她眼中的第一美人。我们的太太说袁小姐有林下风，无脂粉气，于是两人愈说愈投机，而友谊也永恒的继续着——

袁小姐挺着胸，黑旋风似的扑进门来，气吁吁的坐下，把灰了的乔其纱颈巾往沙发上一摔，一面从袖

子里掏出黄了的白手绢来，拭着额汗。她穿着灰色哔叽的长夹衣，长才过膝，橙黄色的的丝袜子，豆腐皮似的的旋卷在两截胖腿上。下面是平底圆头的黄皮鞋。头发剪得短短的一直往后拢，扁鼻子上架着一副厚如酒盅的近视眼镜。浑身上下，最带着艺术家的象征的，是她那对永远如在梦中的迷茫的眼光。

我们的太太笑盈盈的侧坐在袁小姐的旁边，问："别气急败坏的，你告诉我，是受了哪个批评家的气？"袁小姐喘口气，咽了一口唾沫，说："什么批评家，是一群混蛋！刚才我忽然如有所使，吃完饭，脸也没洗，一口气跑到天坛去画画。刚安好画具，起了几笔，四围便哄上一大群丘八。起初还是远远的看，后来越挤越近，指手画脚的，蒜臭，汗臭，熏得人要死。我越画越不耐烦，最后我匆匆的收拾了，提起画箱就走，这一群大爷还笑嘻嘻的远远的把我送出园门。你看气人不？把我一腔的灵感，生生的撵走了！"

我们的太太笑了："这是一班普罗的欣赏家呀，你应当欢迎他们才是！快好好的歇一歇。你那幅玉泉山塔的画带来了没有？一会儿好让我们赏鉴赏鉴。"

陶先生和彬彬痴痴的望着她俩。

太太招呼陶先生说："你过来谈谈，你正需要这么一个和你正相反的朋友，一个艺术家，一个女人，一个豪爽的谈话者……"陶先生嗫嚅着往前走了一

步，院子里已走进一群人。我们的太太和袁小姐都回过头来，陶先生拉着彬彬的手赶紧的便溜到门外去。

这一群人都挤了进来，越众上前的是一个“白袷临风，天然瘦削”的诗人。他的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，白净的脸，高高的鼻子，薄薄的嘴唇，态度潇洒，顾盼含情，是天生的一个“女人的男子”。

诗人微俯着身，捧着我们太太指尖，轻轻的亲了一下，说：“太太，无论哪时看见你，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……”我们的太太微微的一笑，抽出手来，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。

教授约有四十上下年纪，两道短须，春风满面，连连的说：“好久不见了，太太，你好！”

哲学家背着手，俯身细看书架上的书，抽出叔本华《妇女论》的译本来，正在翻着，诗人悄悄过去，把他肩膀猛然一拍，他才笑着合上卷，回过身来。他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，深目高额，两肩下垂，脸色微黄，不认得他的人，总以为是个烟鬼。

我们的太太正和一位政治学者招呼，回头看见，便嗔着诗人说：“你真是！搅他作什么？我这里是个自由的天地，各人应该挑着自己心爱的事去作。”哲学家抱歉似的，鞠躬笑着说：“书呆子真没有办法！到哪里都是先翻人家的书。”诗人在一旁嗤嗤的笑着。

太太回身问着政治学者：“你们这些人还说什么

创造舆论？近来的市政越来越不像样了。自来水把我们喝病了还不算，那天我同袁小姐到玉泉山去画画，这一道的汽车，险些没有把我们颠死！亏那站上的巡警还有脸拦住我们的车，问我们要车捐！我问他：‘你们把这些捐钱用到哪里去了，你看这刀山般的汽车道！’真是，尽让我们来说话是不行的呀，你们这些‘政治家’！”太太一口气说完，回身自己点着一支烟，坐了下去，又问袁小姐：“是不是？你说？”

政治学者很年轻，身材魁伟，圆圆的脸，露着笑容，他也鞠躬着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我先替市政府向我们的太太赔个不是！这汽车道是太坏了。等着我做了市长，那时您再看。别忘了我们现在还是‘在野党’呀！”

大家都笑了！我们的太太也不禁嗤的笑了，回头叫“Daisy 看茶！”

Daisy 轻盈的蹑着脚尖进来，递过杯盘，便递着糕点。门外有两个白长衫，黑缎子坎肩的仆人，屏声静气的在伺候传递着汤水。

我们的太太捧着茶杯，走到文学教授面前。文学教授正和袁小姐讲着前天北海的画展，看见太太过来，赶紧握着茶巾站起。我们的太太笑说：“快别起来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我举荐的那个诗学教授怎么样？”一面便侧坐在袁小姐的椅沿。

文学教授站着笑说："您举荐的人哪会有错！他虽然年轻，谈锋却健，很会说笑话，学生们在他班上永远不困。不过他身体似乎不大好，我仿佛常在布告板上，看见他的告假条子。"袁小姐忽然笑说："你们说的是小施呀？他哪里有病！我差不多每天下午看见他在公园里，同一个红衣蓬发的女子，来回的走着。"

我们的太太稍微的怔了一怔，便敛容说："其实我也不十分认得他，是去年冬天他拿了一封介绍信，同他自己的一本诗，上门求见，我看他写的还不坏，便让他在这里念了几次，以后他也很凄切的告诉我，说他是如何的潦倒。我想也许你们文学系里，容得下这么一个人，没想到……"我们的太太微微的摇一摇头，咽住不说了，站了起来，慢慢的走到窗前，指头抚着杯沿，心不在焉的向着窗外唤道："彬彬，你进来。"

彬彬两手牵着衣角，笑嘻嘻的走进，挪到我们太太跟前，仰着头说："妈妈，陶叔叔叫我告诉你，说他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明天早上他还来带我上公园去。"我们的太太从沉思中微笑说："他倒有工夫——彬彬，你看这些个客人，你也不招呼一声！"彬彬笑着向大家说了一声："您好！"

诗人坐在书桌前面，连着椅子转了过来，右手两指夹着烟卷，左手招着我们的太太，说："美，这玻

www.ertongbook.com